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十字街头

□葛小明

小区西门有一个十字路口，是人流量最为密集之地。韵达快递的玲玲在早上9点以前长时间“占据”路口的拐角位置，一辆粉红色的小推车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，香气逼人的肉夹馍和里脊肉饼，很快新鲜出炉。

小推车身下的地上，坐满了周边菜园的自产蔬菜，西红柿、豆角、茄子、小白菜、丝瓜、倭瓜等等，应有尽有。它们棵棵精神抖擞，仿佛身体还没有离开大地，仍旧以大地主人的面貌示人。它们躺着，就像站着，不用时时洒水保持光泽，因为它们心底没有过悲伤。这些蔬菜没有超市的好看，多数还带有新鲜的泥土，但很快便能销售一空。一是因为价格便宜，那些卖菜的人并不是菜贩子，只是把吃不了的部分卖掉，所以偶尔出现在巷子里，并不会对周边的蔬菜超市产生太大的冲击。另一个原因是，这些蔬菜干净，通常只用农家肥或者少量化肥，农药几乎是不用的，吃着放心。

对面的地上，则有几筐水果，安静地躺在露天的篮子里，这是它们首次离开枝头，走向陌生的世界。对于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群和一双双摸来摸去的手，它

们既有不小的好奇，又有一些羞涩。毕竟，从小到大，没有见过这么多人。嘈杂的车声时常入耳，带有各色香味的女人晃来晃去，不变的是那个养育自己的男人，那双粗糙的手，还一直守在身边。它们渴望被挑走，迎接新世界。有时候，它们也有些不舍，不想离开这个看着自己长大的人。

下午六点半以后，无论是菜还是水果，都要折价售出，因为天快黑了。没有人愿意提着卖不完的果蔬回家，第二天吃不了也卖不掉，还得忍受一番抱怨。年纪大的人，没有微信，更喜欢收现金。他的收款码是孩子的，钱转过去的时候，我会让他仔细看一下付款情况。他嘴里嘟囔一句，这钱到不了自己手里，转进去就要不出来了。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只好做无奈状，帮不了他什么。

玲玲的斜对面还有一处贩卖猪肉的，是个四十多岁的光头男人，他不抽烟，这一点让买肉的人觉得干净。我无法确定他几点出摊，因为清晨起床铃响起来的时候，他的车上已经传来阵阵绞肉机的嗡嗡之声。他比玲玲的流动性强，用一辆敞篷大头车作为主阵地，肉、秤、绞肉机、挡风雨的大伞，一家人的大部分收入，都来自于此。他卖的肉新鲜，当天现

宰杀的，但在此停留的时间有限，往往七点多就去别的地方了。所以能买到他的猪肉的人，都是习惯早起的人。我路过的时候，多数情况他已离开，不知道走进哪一条巷子、哪一片人间烟火里，继续新的生活了。

一个早晨，买肉夹馍的时候，我发现玲玲旁边新设了一个流动摊位。她是卖汉堡的，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，上面有个泡沫箱子，里面有几十个汉堡和一点调味品。我想她是因为躲避风雨，天气稍微不好，就没法出摊。面对走过的人群，她甚至有些羞涩，不知道怎么打招呼，或者主动叫卖一声。我有些为她的生意担忧，早餐出来买汉堡的人不多，她的位置也没有玲玲显眼。因为早餐而早早出现在这条巷子的我，也没有买过她的汉堡，不只是因为我不喜欢汉堡。我担心当着玲玲的面儿，买她的汉堡而不买肉夹馍，两人会渐生嫌隙。

事实上，我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。约半月后，买肉夹馍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卖汉堡的女人已经主动帮玲玲撑起了袋子。玲玲也会在闲的时候，帮她叫卖。她们关系处得很好。

(本文作者为五莲人，作家、诗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【南腔北调】

□刘中才

同许多忙于生计而被迫进城的人一样，成年以后，我的生活重心像一架失去平衡的天平，潜移默化般地从农村偏移到了城市。

这种偏移没有预感，几乎是自然而然的。就像一个人的一生，从初起的呱呱坠地一直到垂垂老矣，整个过程像一部弘大的史书，虽然浩繁，却丝毫感受不到它的绵长。

但又不得不说，城市的美好和它的瞬息万变开阔了一个农村人的生活视界，使那双紧张兮兮的眼眸里涌泛几乎期许。在城市的土地上，我们嗅到了农村未曾有的味道，比如写字楼里飘来的油墨，浓重得几乎令人窒息的车水马龙，擦肩而过的时尚女郎，以及灯红酒绿的夜色里，涤荡在城市上空的喧嚣或嘈杂。

初始邂逅一座城，心是甘甜的。弥散在城市里的烟火，吸引着每一个路遇此地的陌生人，不由得生发出些许感慨。但莫名其妙的，夜里睡觉总不踏实，窗外刺眼的灯光缺少黑夜的成色，楼下缭绕的音响回荡在耳边，令人久难成寐。狭小的空间里，一条心如同劈开的木柴，篱落在四处，深感六神无主。

渐渐地，伴随着时间的游移，城市成了一种虚名的象征。那里没有广袤的土

借城而居

地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没有厚实的老屋作为畅所欲言的根基。那些烟熏火燎的日子，亦缺少锅碗瓢盆作响的声音，城市让农村人的味蕾有了变化。

不过，这样的日子，熬过一冬，在时间的起伏里，会有短暂的冰雪开融。就像一株草，或富饶或贫瘠，为了生存，必须适应陌生的环境。但扎下根来，硬生生地融入一体，又是何其艰难。特别是独身一人在举目无亲的街头上游走，听着生涩难懂的方言土语，绷起的神经悬在心头，诸如此类，宛若鳞次栉比的亭台楼榭，晃动在大街小巷，个中滋味实在难以言喻。

于此，深思熟虑过后，回乡成了持久的寄托。百无聊赖的日子里，远方那片植入麦苗的庄稼地总会浮现在眼前。挥舞着锄头的影子，响动的鞭花在老牛身上扬长而去，一幕幕的场景如同掠过山岗的大雁，传来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哀思。

然而，矛盾总是会羁绊住心灵的脚步。但凡离开了农村，再想回归如初，难。这样的奢望，伴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愈发显得微茫。人一旦落脚在城市，故乡那片土地，只能以留守的姿态遥遥相望。

农村人在城里落脚，面子上底气十足，但骨子里缺少一份心安。总觉得城市是借来暂居的，就像租来的房子并非自

己所有。尤其三五之人围炉夜话，偶然提及个人身世，一脸的尴尬瞬间涌起，一种难以掩饰的情愫扑面而来，令人茫然不知所措。

在城里，倘若没有混得风生水起，走路都会心慌，看人的眼神也是一步三回头，所谓的乡巴佬，大概就是这样。

相比城市人，农村人承载了更多的负重。城里人到乡下，农村人把他们看做厌倦城市生活的小资情调，是为追逐田园风光里的山水画册而甘愿舟车劳顿；若是暂居城里的农村人重返故乡，却隐匿着难以启齿的酸楚和无奈。对于寄居在城里的农村人而言，城市是生分的，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或许会一辈子借城而居，但思想的冲突一直挣扎在岁月深处，时不时地会涌出一丝波澜。

但人们似乎认定非要如此。千百年来，农村人连续不断地蜂拥至城市，并在顺势而生与逆流上行的冲击下，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，周而往复，不曾间断。岁月里，流动的城市景象代替了永恒的乡村原色，城市作为回不去故乡的城，也成了农村人最后的居所。

其实，任何人都知道，文明在一天天长大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变为城市化的一员，但是此刻，我们回不去故乡，却也离不开一座城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【局域网】

含泪的坚强

□张仁起

没想到，那个恶的“字”来得那么快，更没想到，那个“字”竟来到了老伴身上。小区很多人都知道，我这个拄一根拐、走起路来晃来晃去的老头儿是个大把吃药的病号，谁知造化弄人，我生活上、精神上依靠的她，却被那个“字”击中了。悲伤、难过、绝望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狠狠地冲击着我的心理防线。但在老伴面前，我必须打起精神来，必须要镇静、要乐观，要用我的坚强，鼓励她坚强起来。

动手术那天，风很大，天气干冷干冷的。当手术车将她从病房里推走的时候，我揪着的心隐隐作痛。我在追赶那手术车，步子比平常迈得快，拐棍敲击地面的声音比平常频率大、声响高。我努力在追，追到手术大厅时，冰冷的大门已经关闭，我站在那里好长好长时间。那时，灵魂好像已脱离躯体，傻愣愣地站在那里的分明是个木头人，直到女儿把我扶到等候大厅的连椅上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手术室是决定生死的地方，外面的等待大厅是决定人情绪的地方。若病号只是遇到一场小劫难，没有生命之虞，等候的亲人心情坦然、面部平静。若病号已被死神的利爪攫住，医生在做延长生命的努力，外面等候着的亲人的心就如被浸在冰水中，脸像生铁般凝重，当时的我就是这般模样。

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，广播里呼唤病号亲属赶快过去。儿子过去之后，遵医嘱亲自持娘肺上摘下的结节标本，快速送到检验室，等待半个小时之后的结果……我坐不住了，站起来两眼紧盯手术室门口。我的心如跳出胸腔般悬了起来，觉得时间是那样漫长，漫长得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又觉得时间是那么疾速，倏尔儿子就回到了手术室门口。我明知儿子的脸色就是答案，但我一定要亲自再问一遍。当儿子回答是恶性的时侯，我最后盼望的那点侥幸彻底没了。

带着疼痛我把心收回了胸腔，不能再悬着了，我是古稀老人，我还要平心静气，还要和老伴共渡难关——病号车再次出现在我面前，这一次是把她送到监护室，她迟迟不苏醒呀！我手扶在监护室门口的栏杆上，心里呼唤着老伴快醒来，还不时地用拐杖敲击着地面。当听到护士宣布最后一个老人醒来时，我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，老伴又回到我的身边了！

在病号床上，老伴渐渐露出了笑模样，连床头柜上老友送的鲜花也向她展开了笑颜。她饭量逐渐增加了，体力增强了，精神头也大了，她展开了带去的《齐鲁晚报》《老年生活报》等报纸阅读起来。离家快一个月了，当我和老伴回到家中后，那熟悉而又温馨的味道一下子扑入怀中，那些许的陌生感很快就融化了。

第二天，缕缕阳光透过窗帘，给我们送来了暖暖的问候，连楼区树上鸟儿的啁啾也格外婉转和清亮，一个明媚的早晨到来了。我和老伴说，我要去晨练，想老伙计们了。老伴说，你去吧，过几天我的快步走也要继续，阿姐阿妹们盼我早归队哩。

(本文作者为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退休教师)